

## 一

巴依里克阿塔村坐落在西天山南麓,是个半农半牧村。村西头有一条发源于雄伟的天山冰川的河,这条河叫布鲁勒塔伊河,这条河就从村边流过。因为用这条河浇水的地方多,水不够用,因争水经常发生纠纷。因此,村领导商议到布鲁勒塔伊河源去勘测水源,想办法增加来水。可是,到布鲁勒塔伊河源去勘测水源,是件非常艰辛而又危险的事情。需要准备攀绳、攀钩、盘缠、水、棉衣和马匹。加上那里常有野兽出没,还必须带上枪支弹药。他们商议后决定,这些物资都给我们配备齐全,并由我负责带领一个枪手、一个向导,还有几个村委,一共有6人组成一个小组。这是1962年7月间的事情。这时,我正代表乡政府对该村工作进行检查指导。准备工作就绪后我们便出发了。我们骑着马穿过野花耀眼的草甸,便来到了布鲁勒塔伊河口,我们骑马走完了一段很远的路程。这时,我们把马交给当地放羊的一个叫阿克尼亚孜的大哥,便开始徒步往冰山上爬了。布鲁勒塔伊河之上是高耸入云、青灰色、寸草不长的光秃秃的卵石山岭。我们费尽周折才登上山顶。

“注意!”和我们一起来的枪手提醒大家说:“这里有熊,它是很狡猾、动作很敏捷的野兽,它会躲藏起来,从背后下手。”枪手携着一支带支架的、从枪管发子弹的古法式猎枪,说着,他便把子弹装进了膛。还有一个人拿了一支新式双管猎枪,他也装上了子弹。我们都在惊慌中凝视四周,朝前面的冰山走去。我们转过一个山湾,爬上另一座山时,听到有“唧唧”的声音。我们定睛一看,在我们不能靠近的一个山崖处,有两只灰褐色的熊崽儿。

“熊崽儿!”枪手赶紧上好枪,说:“你们别出声,附近有母熊。”说着便示意让我们停下来了。我们的心怦怦直跳,熊崽儿看到我们,被吓得直叫,慌作一团。旋即在离熊崽儿15米左右的地方,甚至连黄羊跨过去都很困难的一个悬崖上,我们看到一只灰褐色的、像牛一样大的长毛獠牙的熊正狂吼着,把双臂举得高高地直立起来,向我们这边冲来。这正是母熊,样子非常

## 二

□艾则孜·萨吾提

苏德新 译

可怕。
“那是母熊。”枪手瞄准了它,另一支猎枪也瞄准了它。
不知“是不是山里天气冷,子弹受潮了,两支枪都没打响,都成了哑弹。那母熊所处的位置是光滑陡峭的绝壁,它为了急着去护它的孩子,笨重的身体失去平衡,滑下了悬崖,掉进500多米深的深渊……”我们看到,母熊惨叫着撞在突兀的崖壁上,被摔得粉身碎骨,惨不忍睹。这一情景至今我还历历在目。

“你们看!”枪手指着母熊摔下去的地方喊道。我们一看,母熊已经血肉模糊,肠肠肚肚摔得七零八落,旁边还有一个黄羊羔子。原来母熊想给熊崽猎捕食物,用鲜嫩的黄羊肉给熊崽儿们一顿美餐,才碰到了这只黄羊羔子,那黄羊羔子想着熊过不来,逃到了旁边这个悬崖上。母熊攀着悬崖追捕这只黄羊羔子时,我们来到了。

“我们把熊崽儿抓走吧,留下它们会饿死的,或者会被狼吃掉的。”枪手说。
枪手说得对。我们便来到熊崽儿跟前。虽说是熊崽儿,可它们还是不失野性。它们伸出前爪向前扑着,随时准备着撕咬。那样子和动作显得十分可爱,讨人喜欢。它们想了个办法,把熊崽儿抓起来绑住。留下两个人和一支猎枪看护熊崽儿。我们其余的人便想办法爬过山去,攀上了天山的冰山。啊!一望无际,高高低低的冰山、冰川,在我们眼前一览无余。旁边有个方圆100多亩大小的湛蓝的湖。山峰上的冰雪在夏季融化,积攒在湖中,经过几十公里的山体缝隙,在天山脚下涌出,形成瀑布,惠泽人类。

“找到了湖,也就找到了水源。”村委萨塔尔阿洪兴冲冲地说,“可是,用这些简单的工

## 三

□艾则孜·萨吾提

苏德新 译

具,这么几个手工劳力,怎么能把这么高、这么厚的山体凿通,把水引到我们村里,并非易事。我们可不是传说中的法尔哈德和希琳!”他的一番话逗得大家一阵大笑。

“现在全国掀起了‘学大寨’的高潮。这不是一个政治任务吗?我们回去!就说水已经找到了,我们的任务也完成了。再说这熊崽儿也是一个胜利!”另一个说道。他们那时说的都是心里话,但这话如果让村、乡领导听到了,会被扣上“政治错误”的帽子的。幸好,我们中间并没出现“打小报告”的人,这事就这样过去了。说真的,这是个鸚鵡学舌、头脑发热的举动。就凭两只手,简单的坎土曼、镢头,你说要移山填海,那不是愚人之举吗?所幸的是,这对我们来说是一次愉快而平安的旅行。

## 四

我们费尽周折才把熊崽儿弄回了村。有很多人跑来观看。因为村里没有驯养它们的条件,我们把它们送到了阿克布拉克牧场。牧场办公室机关就在那个村里。牧场派专人用肉食好生喂养。可是,还没断奶的熊崽儿们耍起了野性,不肯吃他们喂的肉食。它们想它们的母亲,想吃它的奶,整天悲伤地乱叫,发疯地闹腾。每天都有很多人或骑马,或骑驴,或徒步,前来观看熊崽儿们。熊崽儿们怒视着给它们扔馍块或者用棍子捣笼子逗它们笑的人们,它们发出狂叫声来威吓他们。也没有人阻止他们这种行为。其中有一只小的,也不知是它想着自己小小的就成了孤儿,或是成了阶下囚,还是它觉得受了委屈,反正它一天比一天瘦弱,口里流着涎水,躺在那里,什么东西都不吃,3天后它便死了。牧场和乡领导发愁那只大的命

## 一

两年前的此时,手头刚刚完成长篇小说《日落呼兰》的创作。这部小说是写东北“伪满”14年,少年洪庆山由于家园被占领,亲人被塞进冰窟的遭遇,一直写到日军溃败,所谓日本“拓荒团”的妇女孩子满大街被追逃的场景……胆小的洪庆山以为这下天下太平了,可以过安生日子了。早晨,他出门找活干,却看到一队一队的绑腿兵,其中有他的堂妹玉敏。已经当上了政委的玉敏,让他帮助照看两个儿子,说她还要上前线。洪庆山纳闷,仗不是打完了吗?玉敏说,小日本是跑了,可这天下还得争呢。

——离开东北故乡已近20年,小时候,不知道门前那条宽宽窄窄的河,就是萧红笔下的“呼兰河”,“道北”的人叫这儿“南绥”。南绥是用绳索拴木头的地方,当年日本人借助呼兰河浩渺的河水,漂流运送了大量的木材。

“道南”、“道北”、“南绥”,是我幼年时对铁骊地理的全部认知。后来读了史、志、资料,才知道“南绥”是呼兰河的源头,而“呼兰”为满语的译音。在我们那儿,多民族聚集,满、蒙、汉、朝鲜、白俄、锡泊、鄂伦春……每一族都人口庞大,大家混杂而居。左邻是一个朝鲜屯儿,他们身形瘦小,妇女走路会头顶重盆、瓦罐,脚下是瓢鞋。因其瘦,所有人的裤裆都显得肥大……前院,是腰板笔直的傅大娘,傅大娘前额宽而阔,鼻子高又耸,是纯正的蒙古人。后院的姜奶奶,镶金牙,拎烟袋,她每天的营生是拎着那杆儿长烟袋,走东家串西家,一口金牙说起话来灿烂夺目。她多次学养母亲因为婴儿死去时的号叫:“我不嘎呀基呀,我不嘎呀基!”(满语,意思是“我舍不得啊,我舍不得”)姜奶奶黑眼珠高颧骨,她的一大帮儿女在户口簿的民族栏里都填着“汉”,但无论是她还是傅大娘,她们脸蛋儿上那两片儿鼓突的肉,还有直鼻梁方下巴,都“出卖”了她们……

日本军队没有进驻东北以前,铁骊镇的街上只有些日本商人、浪人。叫了“满洲国”后,不但军人来了,陆陆续续地,他们的百姓也来了,都是农民,男女老少,叫“拓荒团”。当时的教科书上说,日本人来这里,是帮助建设新国家的——“新满洲,新国家,天天地大,无苦忧”……关东军修铁路,建训练所(兵团),还三年纲要、五年纲要地制定了很多长远规划。是两颗原子弹,让这一切终止于1945年。

日据时期,“满洲国”里并不都是顺民,拿起刀枪跟日本人干的,叫抗日联军。我们是没有装备,没有给养,长年钻山林。夏天,林子里还有野菜果子可吃,冬天,大雪一落,水一调零,他们就只能吃树皮了。日本军警会趁这个季节,进山讨伐,他们围堵抗联战士的方法也简单,雪地有脚印,枯树枝上留着他们被刷破的棉絮,拢一堆火想取暖,林子上空的烟又出卖了他们……日本人有战马,有背夫,有直升飞机……没吃没穿的抗联战士冒天下山打给养,掩护过他们的百姓一旦被怀疑,会一家一家一村一村被杀害。天寒地冻,人死了没埋理,尸体躲得像柴火垛,流淌的鲜血冲化了冰冻三尺的呼兰河……

日本人建设“新满洲”很有一套,他们设立“思想矫正院”,凡言语上“反满抗日”的,都抓去“矫正院”参加学习班,以“矫正”思想。在街上闲走,如果没带身牌,一律以“浮浪”抓起来,抓“浮浪”是充壮丁的一个好办法。还有“勤劳奉侍”,这个名头也很响亮,所有的年轻男丁,都要为“满洲国”轮番工作一年,叫“勤劳奉侍”。小说的主人公洪庆山的堂弟——洪庆林,就是出了大二火锯厂,没带身牌,被宪兵抓“浮浪”了,直到解放,都没有回来。

“满洲国”的苦难,让在其中重活了一遍的我也身心俱疲。采访、做笔记、写长篇,像在跑一场马拉松,身体精神都备受煎熬。当平安夜的钟声敲响时,第二稿最后一行,终于敲完了。

站起来,活动腿、脖颈、头、手指。

问:写完了?

答:写完了。

# 不写作的日子

□曹明霞

说:那我告诉你一件事。

问:什么?

说话的人咽了口唾液,咽唾液明显是这个口开得艰难。他说,我告诉你,我说啊,文学院,那个,不签了。

“文学院,那个,不签了?”听着像病句,但我明白了。

明白了就一愣,然后是长久地愣,同时,又想努力涌起笑容,肯定比哭还难看。

难过,是从第二天开始的,苏醒了的神经,比麻醉前更痛。这时候才想,天啊,还挺仁慈呢,看我写长篇,没有发讣告。要等写完,才宣布。这样的消息,应该是10天前或者更早,他就知道,甚至参与其中。看我正在创作,就延期执行了。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对文学、写作,感到如此的难受呢?这是接下来,我差不多想了两年的问题。

## 二

我的写作就像一个小偷,这是我从热爱上小说的那一天起,就时时体味的。20年前,我还在机关写材料,定期炮制公文,季度总结年度总结,我写领导念。开始的时候是个苦活儿,闭门造车,言不由衷,十分地累。但时间长了,就成熟练了,有时只需把时间动一动,新词一改一改,便能交差了事。那时没有电脑,抄、写、改——不经意间练好了钢笔字。机关工作,无事也要显得忙,那几年,我还练就了一副好听力,只要走廊响起办公室主任的大皮鞋声,他一推门,准看到我伏案勤劳写材料的背影。在“材料”下面,压着我鬼鬼祟祟在写的小说。

后来,进了事业单位,做戏剧刊物的编辑,有几年,时间确实宽松些,写作也不用偷偷摸摸。老领导本身就不是大专家,他到处讲课,全国巡回,无暇顾及我们这些小毛差。上班、编刊、照顾孩子、读书、写作,那时开会很少,一年到头也开不了两次,这让我获得了时间,创作上似乎也出了一点成绩,和文学界:两年一届两年一届地连续签约16年。后来,老领导退休,单位景况大变,写小说又成了见不得人的事。

事业单位搞得很快,如果不遵从,职称没得评,工资也不能动。艺术研究以戏曲为主,别的都算旁门,不务正业。差不多有10年时间,领导很生气,现实很严峻。再想读书,写小说,都成了妄想。一切得挤时间,偷时间,不停撒谎,在众人的笑望中,灰溜溜来,灰秃秃去。领导在会上多次点名,愿意写小说,可以去作协。艺术研究单位,不缺写小说的。你就是姚明,那你得进篮球队,我们乒乓球队肯定不缺你。被羞煞了一遍遍,坐在角落我暗暗发誓:谁能给我时间,我就给他爱情;谁能管我吃饭,我就给他生育;谁能让我回家,我会做个好家庭妇女……前年的年初,终于有了8个月的创作时间,光光明明,磊磊落落,完成了长篇《日落呼兰》的写作,不用开会,不用去单位,不因浪费时间而心急如焚……回想起来,深深感谢那位女领导,女人的心还是柔软的,是她的仁慈,让我有了这部长篇。

当“那个,不签了”的消息传来,让一直为文学像做贼一样活着的我,有那么一刻,失了重一样。接下来,就是慢慢地慢慢地,心随身,沉到了谷底。

这许多年,对文学,我多么像一个花痴婆,想方设法,处心积虑,偷时间,挤时间。而对工作、自己的饭碗,又多么像一个薄情女,躲时间,混日子,三心二意,敷衍了事。作贼养汉,是老家骂人最难听的话了,男作贼,女养汉,而这两样,我似乎都占了。饶是这样,还……

一生都在把劲儿往不关饭碗的地方使,不是自取其辱?

不写能死?

两年就过去了。

不写作倒是没死,但不写,好像比死难受。去年冬天,看到美国小说家卡佛的一段话,大意是:多年来,我一直知道我过的生活和工作不合我的身,我以为我能改变,但我现在明白,我得先把书放下……文学能否改变人们地生活?我不知道。但文学让我知道,想像一个人一样的活着,有多难……

写作解决了这个难题。



## 赤壁有思

□陈旭红

近年听会、阅读,发现大家反复提及一个词组——重建核心价值观。于是,我不由得琢磨起这几个字到底意味着些什么。可是,思来想去,有的只是一些似是而非、落不下地的片解,见不了真。

深秋的一天,阳光净美,赤壁之下,敲门开户读苏东坡,我忽地有所开悟:“核心价值观”对于个人来讲,不就是以什么样的观念来活着吗?该怎样活着,活着该怎样,答案犹在东坡处。

我于2010年元月来到赤壁管理处,从参与“东坡赤壁文化丛书”校稿至今,苏轼早不是3年前我为数篇诗文词赋中所认知的文学家,而是深切地感触到一个才情高深、学识卓正的生命对人生生活的独特领悟以及他在种种境地下的人生作为。细读他,可体味人间百味,让人心生庄重端凝,叫人对他如此人生境界深怀景仰。从他那儿可深切体悟到,与人注情、与世融义才是为人之道。苏东坡的才学,更是早在当朝皇帝那儿就有定论,有臣子将苏轼比做李白,皇帝却说:“白有轼之才,无轼之学。”皇帝,赏识他的才学;民众,敬重他的品行。千百年来,苏东坡那颗丰盈挚热的心灵,仍有着足够的热量去影响后世来人。

近年有关于苏东坡的戏曲和影视出现,或许不无与“构建核心价值观”相关,借古人之风范来影响当下人的生活,期以能够善引。我虽没有全部看完,以仅看过的那些来说,还是大多失望。人物精神的高下依靠事件来展现,可一旦事件按时下人的观念去编排,往往会僵化萎缩人物原有的精神风貌,也难有切正的旨趣。有的演绎若是苏东坡看了,想必会笑曰:“此非吾,乃当世西坡也。”

由此想来,“构建核心价值观”是在有所醒悟的前提下,对广大人民的呼吁。恐怕还得像苏轼贬谪黄州时那样,来一番“深悟积年之非”才行,毕竟这不像倒下一面旗再升起一面旗那么容易。

不管什么提议,最终还得落到具体个人身上去践行,因此个人的价值观念在某种程度上也是集体价值观念的显现。个人意识里该存在什么样的价值观呢?看苏东

坡,终其一生的精神领地,仍是仁爱之道。小时候的苏轼从母亲那儿领会了对“生灵”的看重和热爱,那是“知仁”。一个知道热爱生灵的人,必是自爱且爱人的。这不是才学,而是心性,既有天然生成,也有后天引导。

苏轼因对王安石变法有过激越的言论,还多次上言皇帝,加之朝内政治风云的变化,被贬谪黄州。来到黄州,国运民生之类的大事他已关乎不上,为了取得内心的宁静,他寻佛问道,意欲寻求一个安存境地,其实这一领地他早已有着,不过须得一个时境来展现。融贯儒、释、道三家思想的苏东坡不仅有“修家治国”之志,也有着“安贫乐道”之怀,躬耕黄州他也能自得其乐。

苏东坡化一切道为自己的道,他穿行其中,不以任何为羁绊。居黄州期间,他收留同乡巢谷于雪堂。其时巢谷为完成将领韩存宝的遗托而违当时律令,因害怕朝廷究责,避于江浙一带,听说苏轼谪居黄州,便前来投奔。细想来,收留巢谷也是要冒一定风险的。大寒那天,苏东坡前去雪堂与巢谷相叙,天寒地冻中,面对空床破灶,无以解难,惟有以诗赠巢谷,诗末四句云:“努力莫怨天,我尔皆天民。行看花柳动,共享无边春。”这样的诗句能让多少困顿的心灵生起翩翩涟漪!此后还有谪居海南的一首《书赠姜唐佐联》,诗中有句曰:“沧海何曾断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与人相交,赤诚相见,世间最暖人心的莫过于有此知交。而在这两首诗中,“我尔皆天民”一句说明在他心中人无高低贵贱之分,而“沧海何曾断地脉”一句则可见他看人看世界心胸的阔大、眼识的高远。当下所有世人如若有此胸襟,理想的和平世界大抵有望实现。

苏东坡的家事最多为俗众笑谈,特别是与他有关的几个女子。苏东坡爱一切可爱之人,但这种爱绝不同于对那些独特女子的爱。苏东坡对第一任妻子王弗的情义已为大众所熟知;对待妾王朝云的情感也大都知道,有关他们的传说也不少;可对他的第二任妻子王闰之,在影视戏曲中却笔墨黯淡,甚至有不恭之嫌。这样的演绎

留了下来。1958年夏,正是在这个影剧院里接待了前苏联哈萨克作家、长篇小说《黑眼睛》的作者萨比特·穆哈诺夫,我们还有幸聆听了他的演讲。萨比特·穆哈诺夫身材魁梧,长方脸,缝眼睛,穿一套乳白色西装,他对在场的朋友们进行了十分友好的演讲。可惜,完成了历史使命的这座礼堂,现在却成了动物园。我进去转了一圈,都是用铁丝围起来的笼子,里面圈着孔雀、野鸡、山鸡、猴子、山鹰、秃鹫、狼……最后一个笼子里关着熊。我来到了熊笼前。这个用粗粗的钢筋焊成的笼子,有3.5米见方,里面关着一只很大的熊,褐色的长毛,有一个牛犊般大,头向两边晃着,一只臂随着头的动作举起来,又放下去,重复着动作。做这些动作时,掌上十几公分长的利爪发出唰唰的声响。“向往自由的动作!”我心里立刻想到。这只面对厄运的熊,活动着身子、手脚,也许它是为了不至于忘记行走。那熊一看到我便停止了活动,像认出我来了似的,立刻表现出愤怒的样子。我的心里便一阵难受。当我读到牌子上写的“这只熊于1962年在阿克苏地区博孜墩西天山山区抓获”的文字时,我的心里更加难受、更加不安了。我与熊在阿克苏人民公园相遇,看到它痛苦而无言的表情,好像在反复诉说着对囚禁、自由、罪恶、仇恨的感受。它仿佛在轻轻呻吟:“你……你……是我失去自由,被关在铁笼子里的罪魁祸首!”我是带着痛苦的心情离开公园的。

## 四

1991年,我去喀什出差时,又去了一趟公园。动物园搬到了公园东面的一个地方。我进去转了一圈,看到有一头母狮子,它的旁边有一只黑熊、矮小的狗熊在那里玩耍。狗熊旁边便是那只熊,毛已脱完了,老态龙钟地蜷缩在那里。看样子这下它是认命了,也习惯了被囚禁的生活,不再希望什么自由,只是等待着死亡。我又一次惭愧而痛苦地注视着它。它静静地卧在那里用眼角扫了我一眼,无任何的表情。我怀着悲伤的心情,还没有游完公园便回去了。也许那只熊现在已经死了……



有违苏东坡对她的情义,也违背他所遵循的伦理纲常。苏东坡虽然少有专为她写的诗词,但有不少乐道她的言论留存。从这些言论中分明可见,他之于王闰之的情义尽在其中。向来妻子人选于丈夫来讲,既要合心意又要合其时的成俗法纪,这是一个社会人该有的明白。岂不说王闰之死时苏东坡“生同室死同穴”的誓言,他因“乌台诗案”被捕时,尽管自己惶恐无着,可面对王闰之的涕泪凄惶,他尽意慰导。他想到王闰之因嫌诗文招来劫祸,一把火焚了他的诸多文稿,不由得联想起两人曾言笑过的一则故事。故事大意是丈夫因咏诗被官差抓捕,临别前,妻子赠诗曰:“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面对凶多吉少的生离,苏东坡笑言她也该作诗一首以赠才是,此言一出,夫妻含泪一笑,如此情义有着多少欣悦和安然。居黄州躬耕期间,苏东坡家里被称作“黑牡丹”的牛得犊了,请来的牛医也不知何故,王闰之曰:“此牛发豆斑疮也,法当以青蒿粥啖之。”后用其法而效。这等家庭情状,东坡亦诉于远方朋友,更多地是对诚朴相伴的妻子的赞赏。当然,苏东坡总是用赞赏的眼光来打量世间的一切人事物理。这是人之情深。

细读苏东坡,于皇帝,他遵道尽义;于人,他情深义长;居高居下,永怀朴素心。一生行走,几多别离。别黄州,一首《满庭芳·归去来兮》中写道:“好在堂前细柳,应念我,莫负柔条。仍传语,江南父老,时与晒渔蓑。”每一次启程,难免留下未尽的人事挂牵,天地之间,惟有情义最动人。

可当下时世,提到“情义”,只怕多数人在窃笑此言的不合时宜,如同提及古人所言的“金钱如粪土,仁义值千金”一样叫人酸掉大牙。如今腹有食身有衣的人为何也会憾惑有缺,却又一筹莫展呢?

静观人所有过的生活,理想的生活情状无非一世的平安、一杯的美好情义,大概分别可称为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吧。有史以来,人的精神生活指向尤为明白的莫过于《论语》中所阐明的。孔子之说也曾遭过批判,可历经几千年人世生活的检验,孔家之道仍是符合广大人心所愿的。仁者,爱仁,也是爱人,一切以人为先。人类的物质生活再怎么高科技,人心所需的仍然是爱与被爱,人永远需要情义来温润一世的人生。因此,应该创造一个有情合理的天地,在此天地间自然会生长出好的价值观念。